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一

泮

博

十九世孫攀丹男

邑庠

生

克裕

孫克漢編輯

泗

濟

對策

御試策二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
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贖而實不外

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德以靖謐人
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
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
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
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
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
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坊
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二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
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土鳥獸草木若於下九
功惟叙四夷來王百工熙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

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刻不
可以言旣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
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疑民以禮疑士以天保
衆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
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
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
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
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
無一毫幾乎道駁乎桀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
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

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
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從而未洽
化從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
國訂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
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外則徵
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外今其可以屢更歟
于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
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恒之从當泰之交以二帝三
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年此矣臣等鼓舞於之鰲魚

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外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變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

論藏於未瑤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
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立
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
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
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
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
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
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有精神術以至於

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
於大乎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
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
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誕辟固有號爲稍稍
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
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過之以多欲
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濶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
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能夫駁乎無以議爲也
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
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

運智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
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
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
士省之夫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
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
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
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
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
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願力行

日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
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
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
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
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
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灑水之雋功無非憂
勤勞瘁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
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
君之病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

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
息者無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
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
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國室刑措可也雖充而
爲千載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十世退曆億萬
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
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
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臣
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隨而實不外仁義禮智
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見以靖謐大極以昭明而

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
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
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
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勵
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
焉于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
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嚮道之本原求道之功
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
天地聖人自聖人發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

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
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
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
有入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
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極無形沖漠無朕
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
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
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
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
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

之存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
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溘著則日月星
民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
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
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
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
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
體則歛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
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以本之精神心

術之得指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
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
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
歸之自強下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外豈
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
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
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

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
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
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
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
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
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
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
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
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
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幾近焉能以一

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
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
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
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
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
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
寧寧寧之詔曰綱念爲君之難深惟履立之重慶曆
不息德宗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
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
人力國象被靜遠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

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
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
柱之名以厚六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
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
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師明紀律而汲汲以
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
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
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
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
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

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

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
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
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
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
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
則則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
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
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

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
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
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
者也夫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
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
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
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
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
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日治日政日禮日教日刑日
事者亦無非 以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

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
間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
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夏勤不如
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
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
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
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
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
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適而王者之爲勞耶
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

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
後漢書云亦足以維持漢書若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
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
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
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
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
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
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
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
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

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
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
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
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
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
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太和
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
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
則輪臺末年之悔卒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真觀
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會不足爲

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
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
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
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日雜伯一
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
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
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
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
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遂
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

念惟極行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以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也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

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羅不間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

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
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
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
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
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
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
石以至土兩地震之變無惟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
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
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
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

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
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廸不取鑿說之賈
邊寧又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機建學校則必
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
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
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
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而薄最關人才從古以
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
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
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

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似是較藝於科舉者
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度死之所教詔師友
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超俗於流俗者幾何
人哉公既壞於求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
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
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
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恠也趨附於
權貴之門者無恠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慮得患失
無所不至者無恠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
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靈萌榮於牛羊斧斤相

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
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
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
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遂募兵無
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
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
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
之與一害之休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兼其
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

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思氣染於漢水寃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密於處徙者過半則荆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持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錢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

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旰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
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纒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
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
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結餉餽糧費於兵
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
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
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
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曉之費則濫
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
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耗罄而疊耻矣如此

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
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
可強矣何爲虜寇之驚盜賊困之也謹稽國史紹興
間楊么寇洞庭連踣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僞齊
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
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
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
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
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
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

則淮則秦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
然使之無得弃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
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冗
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蒿可航彼未必不朝夕
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
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
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
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連
楫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
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

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
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
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饑有司貪市權
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五易安知無爲
其鄉道者一夫登禁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
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
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
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
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
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

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燮數年之勞未聞咎飛八日之
捷子太叔平崔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
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
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
策曰夫不息則外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
通則外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外於其道
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
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
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外也
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

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
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
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
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
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
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
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
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
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
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

心無滯于逸無遊於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
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
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
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
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
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庶燎未
殫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是臣知其玉食弗遑夜
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
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
易愈從而愈不息者難斯臨大庭百辟星希陛下之

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
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
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
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
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
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从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
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从臣知繫辭十三卦
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
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徵
从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

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韋亦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

不得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蹇蹇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泛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

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
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
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
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
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
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
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
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
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
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

合符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

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
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
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
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
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
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
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
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下
於此威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此年以來大庭除授於
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

請言陞補上瀆宸奎而綬帥躡級閣職超遷亦以負
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
籍姦胥遁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
之鬪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
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者
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
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
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
出虜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
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

以誦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

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海朝賀國朝君子
氣節大振有魚頭叅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
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極
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
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
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
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
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
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
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庭議

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
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子奪小小廢置亦
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
彈小小糾劾亦且宜論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
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
兒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議臺吏
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
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
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至直道者
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

富強起於仁社之意也彌餒身下二寧以宰相受
諫風旨彌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彌之意反啓人
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
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
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此正
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霖臺
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
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
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
吾道之迂遠且概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

遠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搢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五
間強起焚盤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斯諸進
士趨麗正門之旁門先生隨羣擁併而入頂踵汗
流頓覺蘇醒至殿廊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文思
湧泉運筆如飛所對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
神物者盪滌其中以吐其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
體堂謹書

封事

已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
奉詔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
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
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
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
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
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
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
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
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

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
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
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
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
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
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
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載
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
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

時艱難兵革四起備禦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
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因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人
廢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
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匍匐於
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
卑闕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
宰相摺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
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旣謀王斷國之設施
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
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

有奏報以出其建明欲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
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
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
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
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
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
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
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
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
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書時施行上下

如一都俞嚶喁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
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
者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
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
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
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議
議某人脩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
廷命令與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
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
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

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
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
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
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
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
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
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
聚訟之譏宸念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滯滯蹉跌之悔
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

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
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判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
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
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於事劍閣軍期
交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
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
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寃其經濟大要
則曰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府宰
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
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五賢之

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神精之務今
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屬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
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
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
權一儉諱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
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
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
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
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

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夫此

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
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圖
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
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圖又有制司旣有制置
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
兵財宣圖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祿各不
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
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
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庭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
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

察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
法常有所避避入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
宜春夏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
虛虜旣以此爲得策則亦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
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
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
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
著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
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
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

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軍差遣其四州財賦許
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如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
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
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現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
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坡民丁以爲兵彼一
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
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
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
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
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

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
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
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援數人之
沈鷺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
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專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
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
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
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日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
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亦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
於民爲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

陣傳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
幾善矣者然而無益也迺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
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
曰官合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藉於官又從而墜
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調保
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
所謂義丁者一日偶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
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
椎牛醢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
伍一區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

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務計其規爲布置必有加密於其所事者然其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車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掠教閩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詐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

有以終其又不前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
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
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
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
日之急或者可驅而飽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
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
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
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
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

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藝未力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師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常凜凜然下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

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
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寧
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旣
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
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
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廢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
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
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閩
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
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

國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
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賢之人
英儒奇傑之士亦必踐敷之多涉歷之熟勞持久而
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養伴之風人
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
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
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當
遭國家之憂臣常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
陛下徬徨四顧弄郗莫屬揆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
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

者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
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
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
已嗚呼此平時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
有一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
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
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
人彼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
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
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

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
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
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于于於資格之末臣
觀其齟齬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
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
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
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
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
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
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

有以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說不可則亦
委棄之比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
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
繩墨以進其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
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
闊其一時人才常銅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
教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
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州
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
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

拔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類異通敏者領之於
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
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
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
機警足以間謀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
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
夫馳策其蹶弛之士效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夫
下爭雄今雖未至於絕然陛下髮鬚而行之則吾規
模意氣固退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無計之幸甚
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古

乎國戰之衝雖將竭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
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
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
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
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
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營國指天下
能言之士謂文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
則清議之病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淺濶
庸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
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

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含暋之禍亂靖共之
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
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旣爲奸人所
屏學校之士猶叩闥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
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
言路盡塞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
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
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
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
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

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
矣然知湛溺之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
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諱其
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
根所在何所顧惜而藥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
粥之苦植立東南百有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
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
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羣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
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墟祈禱宗社幾於綴旒天下

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
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
威權比累聖德其凶熾威靈盡國害民者臣不能具
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士以貽
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竊簡子命尹鐸爲晉
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
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憂圖不快於目前之
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哉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
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
用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待也

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
餘爲謀不減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
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
爲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
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
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斷伐祖
宗涵洪寬大之仁羈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
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
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

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好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
置私人如此則疆禦培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
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
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
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無人爲虜鄉導
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
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
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
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
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

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
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
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
公論者必不以謹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
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
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
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
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
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
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

次之莊周曰兵莫鑿於志鑿鋤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鑿鋤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捏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豈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

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聖疑廟謨爲效死
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
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
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
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
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
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
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目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
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
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况其人

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

豈亦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

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

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

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

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激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

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

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

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安定中原據險
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
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
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
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望其禍亂之源也今
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殫盡其規模纖悉其經
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
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
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
踈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

之不誅則右左之人旣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
不顧危亾寧以身犯不測之將者義命之際臣固擇
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亾
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
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亾正
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
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
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
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

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

漢望闕懇懼而不能自已也臣冒死走呈惟
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
乃穆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
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
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
此所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
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
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僉書

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

一科狀元召八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此舊

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疾卽謁告還邸

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卽持服扶柩歸里服除

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始除遷書寧海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卽持服故除初

階先生上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已未

冬造朝門謝適有江上之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

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宮建昌

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濫飽麟臺之詔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蚤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左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闕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見于後今畧叙其概云道體

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
陛下臣猷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承親擢已
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府
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竇來行
禮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于
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
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
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檢王之聚歛而檢王用事則
至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

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乞以
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
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
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
命洪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
身旣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
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
前冬誤辱收召畀以節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
之以卽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蓋以過多其惟聖德
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怠靖

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條讀報狀宋臣復授內
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游昇兼職
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惟斯邸此
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
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
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
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
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
臣之懇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
待善節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

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自費新方涉
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
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惡寵夫嘗爲之少衰
孝宗豈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此其
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
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罪廢
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
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
亂幾大驚危易轍改絃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聲

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
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父承弼厥辟
固其所也惟是宋臣竟執慝毒不可嚮避陛下曩以
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
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其欲甘心臣冒死先爲
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
罪也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
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謠
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以孝宗陛下之英斷亦

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言應如趙詩云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諺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

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
計則婺編之憂不能恣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
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
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燄肆張植根旣深傳
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
丕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
無與於貽謀而濶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疎遠亦
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
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
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

威生事也母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回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英麟以重遣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厭人心之公乎以示來世之法乎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亦

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乃於萬乘之所親信
蚍蜉撼木自速齏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
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
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
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
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意
其攫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
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愆未足以仰動
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
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而

拜書曰...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
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遷移忠以事聖明永
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
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墻無路自入侍
羶屢切見天顏睟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
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
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闢天下治忽不細輒因
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

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
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
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
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
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
火之必斃如貪董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
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僵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
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
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
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
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
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
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
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
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畀矜
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滕斯

祭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
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解后千載先皇
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子此事臣觀
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
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徃非學今朝廷清明宮府
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惟
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露
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咎證漢人縱閉之學必謂
一證至事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

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
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曰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于耳
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切已省察
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
則勉之每事惡可以爲監卽揣之心曰吾嘗有
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
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
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
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
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
者也惟陛下留神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一終